

魯
之
春
秋

傳第四之一

魯之春秋卷九

海鹽李聿求學

寺院一

陳潛夫 陸圻

王瑞梅

莊元辰

林時對 柯夏卿等

馮元颺 弟元颺等

寺院科道所以佐六部也明制糾劾則責之都察院下情則達之通政司平反則參之大理寺禮樂祭祀賓客馬政符璽則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尙寶掌之直講筵輔太子則翰林詹事掌之其制善矣魯王所授之職未必

循名而責其守然諸臣各能忠於所事使當治平之時
出其餘緒亦未必不分章雲漢也若陳潛夫王瑞稱莊
元辰馮元颺諸臣既捨身而取義矣其從亡諸臣流離
海外或慟哭或卻聘不肯降志辱身亦不愧古人矣作
寺院傳第四

陳潛夫字元倩錢唐人初名朱明家貧落魄好大言以
賊俗崇禎九年舉於鄉益廣交游爲豪舉好臧否人里
中人惡之其友爲文逐潛夫潛夫乃避居華亭十六年
冬授開封推官大河以南五郡盡爲賊據開封被河漣
城虛無人長吏皆寄居封邱有勸潛夫勿往者不聽馳

之封邱會畔將陳永福帥賊兵出山西其子德爲巡撫
秦所式部將縛巡按御史蘇京去潛夫募民兵于請於
所式及總兵卜從善許定國令共歎皆不肯行潛夫乃
以十七年正月奉周王渡河居杞縣檄召附近長吏設
高皇帝位歃血誓固守賊乃設僞巡撫梁啟隆居開封
故歸德推官桑開第降賊爲督賦他僞官散布郡邑間
甚衆而開封東西諸土寨剽劫公行相攻殺無已潛夫
轉側杞陳留閒朝夕不自保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
而好義屢殺賊有功躬往說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都
城失守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縞素洪起兵萬號五萬潛

夫兵三千，倖杞偽官啟隆聞風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而南陽賊乘閒犯西平，洪起引還潛夫亦隨而南。福王立潛夫傳露布至朝中，大喜，卽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豪傑結寨自固者，引領待官軍，誠分命藩鎮以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則衆心競奮，爭爲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則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

集十餘萬人誠能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
諸藩鎮爲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旣復畫河爲固
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
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
紛紜竝爲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
衆致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當是時開封汝寧
閒列寨數百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
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欲効忠潛
夫請予挂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傑
巡撫河南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甫五日卽馳

河南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其傑老憊不知兵
兵部尙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止提空名不能
馭諸將其冬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
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旌旗前導出三傑喜過
望往謁其傑其傑覲其賄故爲尊嚴厲辭詰責詆爲賊
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饒吹迎送其傑閒
過之諸寨閉門不出其傑恚譖潛夫於士英士英怒冬
召潛夫還以凌駟代潛夫亦遭外艱歸明年三月給事
中林有本劾御史彭遇颺并潛夫士英以遇颺已私人
置不問獨議潛夫罪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繼如廣

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騶從傳呼
皇後來亦稱臣謁及童氏至南都王以爲假冒下之獄
遂責潛夫私謁妖婦逮下法司治之未幾南都被潛夫
得脫航海迎魯王監國於台州進太僕少卿兼監軍御
史乃自募三百人營於下莊尋進大理少卿兼官如故
大學士張國維約諸營以十月初八日爲始連戰十日
潛夫出戰屢有功國維復議分道齊出方國安軍先敗
潛夫與右僉都御史熊汝霖合軍以救之時潛夫以家
財養軍及財竭支四百金之餉於餉臣而不得右僉都
御史錢肅樂曰潛夫破家爲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

恤何以鼓各營忠義乃爲潛夫請餉監國是其言而餉臣終不發汝霖減已軍之餉以給之潛夫之軍得甦明年職方主事王正中黃宗羲引軍攻浙西潛夫與之合軍渡江聞江上師潰潛夫乃還走山陰抵小赭村謂妻孟氏曰吾爲忠臣而爲烈女孟氏曰此吾志也與其妾孟氏櫛髮更衣以待潛夫整衣冠拜祖父祠已拜其母作絕命詞曰父兮生我申以嚴誨惟孝惟友曰忠曰義丙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在癸未司理開封星言視事以身許君有死無貳是時兩河賊氛如蝟衆人回車予獨攬轡賊出河朔羣工引

避予乃渡河擊楫以濟誓清河南以報先帝手披荆榛
身禦魑魅獨張空拳以當賊騎知有封疆九死何畏二
十州邑終復舊地維時先帝鑒予忠瘁授以巡方繡衣
北莅惜也諸奸互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媚聯絡要
圖置之罔遂三月撤歸可爲隕涕哀哀先人一時捐棄
甘旨莫承遺書淪廢我哀方盈奸怒轉熾赫赫金吾逮
予邸第圍牆幽憂寇氛粹至匍匐歸來挈家奔避航海
飄零請兵於會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
備血戰江干二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裨疾痛呼號
徒然憤恚丙戌五月公侯師潰區區孤軍其何能濟事

不可爲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成仁取義千古如是題畢攜妻妾至化龍橋同赴水死年三十七始爲文遂潛夫者陸培與其兄圻也培殉節死圻之浙東潛夫盡釋舊嫌留圻請參其軍事上疏爲培請贈謚培得謚忠毅時人賢之又疏薦圻監國授以官圻辭不受潛夫死乃歸後出游不知所之圻字麗京號講山潛夫

國朝

賜謚忠節二孟氏俱

賜入節孝祠

外史曰嗚呼運當否塞扶危定傾之才未嘗不生用之未嘗不效向使南都無馬阮浙東無方王潛夫之恢復未必非陶侃祖逖之功業也哉

王瑞梅字聖木永嘉人天啟五年成進士授蘇州推官兼理兌運軍民交兌恒相軋啟黷瑞梅調劑得宜歲省浮費三萬金上官勒石著令貴人弟奸法執問如律其人中之當塗將議調遂歸崇禎七年起河間推官遷工部主事調兵部轉職方員外郎擢湖廣兵備僉事駐襄陽十一年春張獻忠據穀城乞撫總理熊文燦許之瑞梅以爲非計謀於巡按林銘球總兵官左良玉將俟其

至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瑞梅言賊以計愚我我不可爲所愚今良玉及諸將賈一選周仕鳳之兵俱在近境誠合而擊之何患不捷文燦怒責以撓撫局瑞梅曰賊未創而遽撫彼將無所懼惟示以必勦之勢乃心折不敢貳非相撓實相成也文燦不從瑞梅乃列上從征歸農解散三策文燦亦不用瑞梅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已不聽他賊混世王整世王托天王小秦王過天星亦乞撫文燦又力持之瑞梅又力爭之文燦堅執不從明年獻忠叛瑞梅先已丁憂歸獻忠留書於壁言已之叛總理使然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賄歲月而題其

末曰不納我金者王兵備一人耳由是瑞梅名大著服
闕未及用而都城陷福王立召爲太僕少卿極陳有司
虐民之狀南都破歸道經浙東魯王監國授左都御史
兼理軍餉瑞梅言餉臣練餉宜不擾于民以固人心監
國是其言未幾方國安爭餉瑞梅言正兵義兵均是兵
也當計八府正餉若干當核正兵義兵若干而後均給
之不然激變也監國令核議國安不從瑞梅不樂旣
而唐王召至閩授故官命督理浙東餉務歸

大兵下温州諭降不應避之山中有欲薦之者丁亥五
月十五日拜辭家廟從容入室自縊死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嗚呼獻賊之窮迫也任瑞梅以計擒之流寇可
以平大半矣柰何熊文燦不從任其再叛天下事尙何
言哉至於君亡國破播遷流離之餘而繼之以死夫而
後知數年之酸風苦雨海思山哀殷憂沈痛不可解結
之隱懷未得或掄而不可再待者死亦分內之事矣
莊元辰字起貞號頑菴鄞人崇禎十年成進士釋褐南
京太常寺博士八載不遷福王立議選科道馬士英遣
人諭意曰但一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元辰峻拒之遂

改刑部主事卹刑江南乞假歸南都被佐督師錢肅樂
起兵謝三賓惡之三賓爲總兵王之仁所脅不得已以
餉自贖及肅樂與之仁將會師江上三賓招兵於翠山
欲劫之肅樂分兵千人命元辰任城守事以四明驛爲
幕府元辰日耀兵巡諸堞而三賓不敢動魯王監國擢
元辰吏科給事中尋進太常卿仍兼吏科如故元辰上
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
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
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
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

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
滋也天下安厄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
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日元臣
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殿下試念兩都之毀禾
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
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
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一切奉御可
以俱廢疏入報聞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南都糶政臣
叨居科長不敢奉詔蓋是時如父張國俊用事田仰謝
三賓皆已入闈外有方國安內有客鳳儀李國輔二奄

多輦金授官元辰屢有封駁卒不見聽而馬士英請入朝元辰又言不斬士英國事必不可爲不報遂辭去舉朝留之未幾江上破元辰疽發於背卒

外史曰元辰視外戚張國俊逆輔田仰謝三賓作奸憤極辭去與同官林時對書曰蕞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微罪成其山野若非自汙恐必不免及江上師潰狂走入山朝夕野哭元辰故美鬚眉願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而又蒙首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識之曰是非廿四郎也

耶廿四郎元辰小字也歎曰吾晦迹尙未深丁亥疽發於背勿藥臨卒謂侍者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未遲噫元辰可謂成仁取義矣

林時對字殿颺號繭菴鄞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行人出使淮藩尋丁艱歸福王立擢吏科給事中上疏言閣部史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衛江南也不當使之掣肘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簡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開關南來不當誣以傳聞之事不報南都破遂歸督師孫嘉績故時對房師也以書遣之挽以共事起兵魯王監國擢太

常卿進副都御史王之仁請塞東錢湖時對力持不可
上言封事多遭阻格兵部尙書余煌歎以不能力持爲
魏時馬士英阮大鍼在方國安營時對疏請誅之大鍼
嫉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時對辭去舉朝留之江上破
爲遺民終年九十一其時先後官卿貳者則有柯夏卿
方瑞士沈延嘉谷文光楊德周曹惟才曹廣汪沐日余
颺云夏卿黃巖人崇禎十年進士累官河間參政監國
擢僉都御史明年正月奉命聘於閩唐王加兵部尙書
勅書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肩
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官職同列朝籍無分彼此

夏卿乃還端士歛縣人參督師熊汝霖錢肅樂軍事出師最曷肅樂謂其能上馬殺敵下馬吟詩者也累官太僕卿進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從亡入閩遷左都御史巡撫閩南閩地失端士不知所之延嘉字顯中文光字雷飛德周字南仲皆時對同邑人延嘉崇禎五年進士授簡詩直起居注充日講官時廷臣議獄多以刻爲能延嘉講無虐熒獨章反覆切至次日遂下弛刑之旨丁外艱服闋不出福王以諭德召亦不赴監國擢以禮部侍郎文光嘗官魯王府長史監國擢通政使上疏言臣官喉舌悍帥狂言賊疏私情無從式遏何以稱職監國是

其言而不能從亡失道遂爲僧晚年有光從足指閒
出衆皆異之德周吏部尙書守阼孫以明經官金華教
授遷古田知縣夜閱獄詞有哭聲祝之曰有寃當再哭
聲益厲得實昭雪之遷知高唐州致仕監國擢尙寶卿
德周爲守阼請謚得允監國賜守阼謚文肅江上破德
周預山寨事不克其後卒於家惟才字秋水會稽人崇
禎四年成進士授泉州推官居官講學不輟擒寇若神
久之歸監國召爲御史副夏卿聘閩唐王加光祿少卿
遷遷兵科給事中轉禮科進太常卿治兵江上廣字遠
思崇德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授汀州推官清寃獄清廉

有循聲調漳州擢刑部主事乞養母歸預嘉興起兵事
不克監國擢給事中進士太僕卿後以蠟書致海上頻遭
不測嘗葬贈僉都御史楊文瓚父子兄弟十棺於鄞人
稱高義文瓚廣鄉試同年也沐日字扶光歙縣人崇禎
六年舉於鄉唐王時官職方主事監國擢兵部侍郎從
亡至舟山後爲僧名宏濟、颺字賡之莆田人崇禎十年
進士授宣城知縣調寶應又調上虞時土寇竊發猝入
城颺募鄉勇巷戰格退之所執卽斃杖下及得寇籍勿
展視燔其籍一時良莠無不感泣行取陞吏部主事福
王擢稽勳司員外改廣東副使歸監國擢左副都御史

外史曰時對以下諸臣皆坎坷以死而時對獨年踰六
藝悒悒彌甚時令小荷昇籃輿遍行坊市遇有場演劇
輒駐輿聽之一日至湖上聖功寺巷中時對眼已花不
辨場上所演何曲但見有毘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賊破
京師也時對卽狂號自籃輿撞身下踣地暈絕流血滿
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迸散是日爲之罷劇此可覘時
對耿耿未下之志也

馮元颺字沛祖號眉僊慈溪人太常卿若愚子巡撫天
津元颺兵部尙書元颺之季弟也崇禎十六年以五經
成進士京師陷元颺與元颺閉道歸元颺在天津起兵

討賊監司內叛由海道亦歸相見流涕約赴南都請復
仇會福王方翻逆案東林概置不用元颺元颺相繼憤
卒元颺臨死謂元颺曰吾無以慰伯兄未遂之志矣汝
其勉之元颺哭而應曰敢不爲盡死明年春赴南都授
兵部主事尋改江上兵備僉事持節視蕪湖軍南都破
乃歸會沈宸荃起兵元颺大喜亦起兵監國授太僕少
卿進右僉都御史監國航海元颺歸哭於兩兄之墓曰
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綫支兩兄其冥助
之不然弟當蹈海而死更不得展先墓矣遂至舟山探
盜聞消息不數日而病呼天長慟而卒元颺從弟元颺

字徵遠監國授兵部主事從子愷章元颺子崇禎十七年三月元颺遣愷章奉表迎帝幸留都愷章至京傍徨七日不得要領而還未四日京師陷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元颺爲母鄭氏請旌上疏言臣父若蒙以諸生有聲場屋當時與臣世父太常卿若愚同稱世父遭遇致身卿貳而臣父連蹇以終當其卒時臣母鄭氏年纔二十五臣四歲臣姊五歲伶仃相依以至成立臣父生前不治生產業婚嫁有無男耕女織細碎皆臣母經營使臣得自立於學三十年如一日之母之旌表久合典禮臣妄希有司一日之知而後入告今幸從扈隸分榮

半級是臣孤露得發舒之日也嚴霜有盡何心烏頭雙表之名仁問式昭豈遺白首孤節之婦伏乞章下所司按之往例禮部具覆曰兵部主事馮元颺母鄭氏守節三十年年滿五十以外謹依會典下旨褒異其門閭封太安人令曰可江上破元颺愷章歸里苦節而卒

外史曰予嘗聞思陵時寇禍方亟思陵倚任元颺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謂元颺在中樞元颺又爲畿甸開府未必能盡潔其身一日莫忽有人叩元颺門求見元颺以事冗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三相公謂元颺也元颺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元颺怒標而出之

以告元颺元颺喜曰眞吾弟也次晨元颺入朝思陵迎
笑而語曰卿家三相公眞卿弟也元颺駭愕乃知昨夜
之以三千金來者上所遣也元颺聞之大驚於是三相
公之名朝野稱之及其流離海外視死如歸夫孰非元
颺元颺之志也哉

傳第四之二

魯之春秋卷十

海鹽李聿求學

寺院二

黃宗羲 弟宗炎等

姜 塚弟塚

沈廷揚 沈始元等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御史尊素子師事劉宗周少補諸生尊素死闢難宗羲事太父以孝聞崇禎元年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闖已磔有詔死闢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廕子宗羲謝恩尊素之禍由曹欽臣奉闖指論劾而李實成之鍛鍊於許

顯純崔應元之手宗義疏請誅欽臣實顯純應元等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訊宗義對簿出錐錐顯純流血蔽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甥律有議親之條宗義謂顯純與閹搆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尙不免誅况皇后之外親卒論顯純應元斬妻子流徙宗義又毆應元曾拔其鬚歸而祭尊素神主前又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死欽臣已入逆案李實辯原疏不自己出魏闢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填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賄三千金於宗義求弗質宗義奏之復對簿以錐錐實永貞論死實末減獄竟宗義

偕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帝聞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歸治尊素葬事畢乃肆力於學九年宗羲與無錫顧杲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阮大鍼十五年入都輔臣周延儒欲薦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未幾歸而京師陷福王立阮大鍼驟起遂按揭中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宗羲之南都上書闕下而禍作大鍼嗾私人朱統纘首糾左都御史劉宗周及僉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羲時稱宗周三大弟子繼而閹黨復疏糾之宗羲與杲等並逮南都破得免歸與弟宗炎宗會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起兵隨督師孫嘉績

軍營於江上江上呼爲世忠營魯王監國授職方主事
尋以僉都御史柯夏卿與嘉績交薦進御史仍兼職方
嘉興總兵陳梧浮海至掠餘姚知縣王正中集民兵擊
殺之方國安王之仁以爲正中擅殺武臣大噪廷議欲
罷正中以安諸營宗羲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
是賊也正中守土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之尋
正中以宗羲所著魯監國元年大統厯上之頒之浙東
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當殺熊汝霖恐
士英挾國安以爲患好言曰此時非殺士英時也宜使
其立功自贖耳宗羲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義孔

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當謂其不當殺耳。汝霖謝焉。又遺書王之仁，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鑼，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葛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敵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門戶，曷兵以擾之，亦足以分江上之勢。之仁不能用。張國柱挾王鳴謙大掠內地，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宗羲言於孫嘉績曰：如此益橫矣。何以待有功者？請署將軍，從之職。方主事查繼佐營於江上，軍亂披髮走。宗羲營，宗羲呼其兵責而定之。時孫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宗羲。宗羲與王正中

合軍得三千人宗義又爲查繼佐治舟使同西行遂渡海劉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卿陳潛夫亦以軍同行而浙西僉都御史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以兵來會議由海寧取海鹽以入太湖軍容甚整宗義約崇德義士孫爽等爲內應會

大兵已募嚴不得前復議再舉聞江上師潰監國航海宗義乃撤潭山之師踉蹌而還沿途爲

大兵所梗宗義諭軍士不願從者任所之尙得親兵五百人部將汪涵爲前導茅瀚爲後勁重趺閒行入四明山中駐仗錫寺結寨自固宗義再三申戒以山民皆貧

不可就之求糧一日宗羲微服潛出訪監國消息爲厲
從計部下糧絕不得已取之山民於是山民畏禍以語
邏卒導之焚寨夜半火起汪涵茅瀚出戰死之宗羲無
所歸而跡捕之檄累下宗羲以子弟走入剡中越三年
宗羲與左都御史方端士朝監國於閩進左僉都御史
再進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宗羲言
諸營之強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加翊諸營文臣
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
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
然惟定西侯張名振不可七月閩地盡失監國次健跳

大兵圍之城中危甚宗義置靴刀以待命蕩湖伯阮進救之

大兵解圍去得免時凡勝國不順命者錄其家口宗義有母在越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請間道而歸是年監國由健跳至舟山復召宗義與兵部侍郎馮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埼不得請宗義爲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還名列捕檄遷徙無定又有上變於大吏者以宗義爲首而宗義猶挾帛書招婺中鎮將南援以應監國辛卯秋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甲

午張名振閒使至被執而連捕宗羲下獄丙申慈溪沈爾緒禍作又以宗羲爲首下獄皆釋其後海上兵靖宗羲無復望方事著述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氏之教無不精研著書數十種學者宗之已未

詔舉博學鴻儒大吏薦之力辭薦脩明史又以老辭詔下鈔宗羲所著書付史館年八十六卒於家宗炎字晦木號立谿宗羲起兵宗炎盡帥家丁荷戈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壩宗羲渡江出師宗炎留龕山以治輜重事敗宗炎狂走入四明山中之道岩參兵部侍郎馮京第軍事庚寅京第軍敗走宗炎被執至

鄞下獄宗羲至鄞謀脫之故人馮道濟曰徐爲之計定無死法及行刑日晡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至行刑處忽滅火暗中有突出負宗炎去者及火至以囚代之宗炎負行十里忽入一室則戶部主事萬泰家白雲莊也負之者泰子斯程也諸故人爲宗炎解縛置酒慰驚魂未幾京第故部復合與慈溪沈爾緒合軍立寨宗炎復與京第其事宗羲宗會交阻之宗炎不可京第敗死宗炎又遭捕下獄宗羲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得免乃出游暇則肆力於易所著書作石函錮之及卒命子理化安山中宗會字澤望崇禎十七年以諸生

貢太學未廷試而國難作其後從宗羲起兵事去閉戶
不出於書一再過不忘自經史四部而外釋道二藏未
嘗不一周也詩文古淡而字有根據不見用事之跡後
以憤憾而卒

外史曰宗羲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不可以一節求
其始入京訟寃對簿復仇爲孤兒繼而南渡爲黨臣繼
而起兵出師立寨乞師從亡爲孤臣繼而乞養爲孝子
爲遺臣而卒爲大儒有千古入行之不能終者卽其
學問亦不名一家善乎全先生有言曰宗羲嘗自謂受

業戢山時頗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
所得尙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
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
者既多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戢山之緒以
爲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求書而
從事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且兼令讀史經術所以
經世史學所以達變方不爲迂儒之學又謂讀書不多
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受教
者不墮講學之流弊蓋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
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良齋止齋之經制水心

之文章莫不効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
姜琛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成進士授密雲知縣調
儀真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兵科給
事中陳啟新不忠不孝大奸大詐罪帝削啟新籍時帝
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每子夜偕周后往誦
佛經移時始返琛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
業收勇敢帝善其言溫體仁興復社之獄七年未結琛
言諸生闡明經史無可罪而張溥一代著述才齋志以
沒宜賈易名之典時周延儒已復召當國事乃大解初
體仁及薛國觀力排異己及建言者延儒至盡反其所

爲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採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獨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儻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已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逞邪詭之謀人效寒蟬壅蔽主聽誰復爲陛下言天下事者如使耳目旁及邪言亂政若涿州知州劉三聘忽薦罪輔馮銓人情閃鑠是非淆亂臣區區之愚不獨爲言官職掌更爲朝廷

清治亂之源也蓋帝有爲人出缺論舉廷臣積習之非
爲保定參政錢天賜因夤緣給事中楊起枝以屬延儒
及廷推發也塚探之未審謂帝實指此事遂倉卒拜疏
帝遂大怒曰塚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
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辭上帝曰塚情罪特重且二十四
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卽當毀何故累騰奏牘其速按
實以聞鎮撫再上塚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辭乃命移
刑部定罪尙書徐石麒等擬塚成帝不許逮塚至午門
杖一百仍繫刑部獄明年秋大疫命諸囚出外收保塚
出謝賓客帝怒以語刑部尙書張忻懼復禁之獄十

七年二月始釋塚成宣州衛將赴戍所而京師陷福王
立遇赦起故官方丁艱不赴與弟塚奉母寓會稽章閭
家曲盡孝養監國召爲兵部侍郎又不赴再被詔專使
敦促塚知時事不可爲竟不起江上師潰後流蘇州以
卒疾草時謂其二子安節尙節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
死必葬我敬亭之麓安節等如其言安節字勉中徙居
墓傍苦節而卒塚字如須號篋簞崇禎十三年成進士
授行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鍼與魏大中並列
立拜疏請去二人名及塚下獄盡力營護塚杖畢已死
塚口溺灌之乃復甦聞父殉難疏請暫釋塚罪使得奔

喪帝不許又請代兄繫獄釋塚歸葬又不許又爲父請
贈謚亦不報垓卽日奔喪奉母南走蘇州福王立大鍼
得志欲殺垓乃亡命之浙監國召授考功郎中掌銓事
兼參江上軍政大鍼在方國安營又欲殺之乃奉使於
闕江上師潰垓亦寓蘇州而卒

沈廷揚字季明號五梅崇明人好爲經濟之學由諸生
入太學崇禎九年河道累決漕運艱阻帝患之廷揚應
詔上書言海運可復召見廷揚言元時百年俱海運從
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
損失先臣邛濬考元史歷年運到米數除所損失費尙

省於內運臣生長海上訪問水手頗知其道但不若從
淮上漕竟出淮河口入海放洋尤便因上海運書五卷
帝下部覆議戶部諸臣無知水道者覆奏言不可行凡
三覆議而戶部終莫任之者於是戶部言臣等未諳海
道不敢妄議廷揚以爲可行莫若竟委之督運令其自
僱舟楫召募役夫令漕撫量撥漕糧試之果然有效則
海運可復也制曰可授廷揚戶部主事一切船隻水手
皆自行辦理詔漕撫以漕米二萬石予之廷揚奉命出
相視山東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廷揚以廟灣六
船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馳疏以聞遣家人致箋

於戶部戶部諸臣驚曰前日已奏汝主人就道柰何尙
在家家人笑曰運船抵津矣帝得疏大喜而戶部諸臣
尙疑之以爲海道艱難安有七日卽至之理廷揚饒於
財恐自東省買米以充數耳不數日而漕撫所奏廷揚
撥米開洋日期暨津撫所奏廷揚登岸日期皆與廷揚
所奏合帝出以示羣臣曰朕固知其無僞也於是定議
每歲春秋兩運增米至二十萬石以運到日給費如內
漕之半擢員外郎陞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
海運事時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
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直達

寧遠帝用其議省費多督運凡七年十五年命再赴淮
安督海運事竣加內府光祿寺少卿仍領海運事初

大兵之下松山繞出洪承疇軍圍之急十三鎮兵俱不
得食城中餉絕帝召廷揚廷揚請行自天津口出經山
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廷揚還
松山竟以援絕而破時論以爲初被圍時若分十三鎮
之半從廷揚循海而東前後夾援或者有濟惜乎莫有
見及者十七年正月流寇事急京師糧儲告匱廷揚言
於戶部尙書倪元璐曰事急矣請以檄借漕糧二十萬
石從海運不可復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或可以

濟元璐然之廷揚以戶部檄馳至淮漕撫路振飛然之
顧漕運甫發而京師陷之報至振飛馳使追還福王立
以廷揚督餉江北請軍廷揚疏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
艘皆高大完好中可容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
道便捷善鬪堪充水師但曩時止及於運米故每舟不
過三十人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
下習戰臣願統之則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
衛也疏上不報時廷臣或請由海道出師北伐廷揚聞
之曰誠使是策得用吾願爲前軍以啟路皆不得但遣
運米十萬石以餉吳三桂而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廷揚

舟廷揚曰須俟朝命乃可澤清縱兵奪之漕撫田仰惡
廷揚亦不問廷揚乃歸南都破廷揚航海朝魯王監國
於紹興加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水師
欲令廷揚由海道以窺三吳時大學士田仰忌廷揚廷
揚乃之舟山欲以舟山鎮將黃斌卿之兵入吳唐王聞
之亦授總督時諸軍無餉競以剽掠爲事至於係累男
女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梧爲尤甚廷
揚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所爲如此是賊也將軍
其戒之斌卿曰公言是也惟軍中乏食不得不取之於
民間今將何以足食廷揚乃爲定履畝勸輸之法而軍

士不敢復鈔掠斌卿故無大畧其後卒以不迎奉監國被誅而舟山之人頗念之以其軍稍有紀律民無所擾皆廷揚一言之力也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送款斌卿不欲應之廷揚曰事機之來閒不容髮柰何坐而失之定西侯張名振慟請行邀廷揚爲導廷揚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至崇明而食至盡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舟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

大兵逆之岸上大呼薙髮者不殺同行者都御史張煌言馮京第與名振皆雜降卒中逸去廷揚歎曰風波如

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國然無名而死則不可乃
曰我都御史也汝輩可解我之南京

大兵以舟護之至江寧經畧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廷
揚有舊然不令見使人說之曰但薙髮當有大用廷揚
曰誰使汝來者曰洪經畧也廷揚曰經畧以松山之難
死先帝賜祭十三壇建祠都下安得尙有其人此唐子
也承疇知不可屈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
總兵蔡德游擊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
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廷揚從子甲皆死之而廷揚之
親兵六百人斬於婁門無一降者廷揚之死聞至舟山

哭聲如雷監國贈本部尚書命立祠祀之其時命由海道以入三吳則又有荆本徹本徹丹陽人崇禎七年成進士官職方郎中爲溫體仁所惡免官福王立起故官監下江軍至浙東監國命赴舟山與黃斌卿由海道以入吳本徹屯小沙畧有將士善射本徹不能輯將士所至爲民患黃斌卿忌之造爲流言民人單里從斌卿攻之僉都御史馮元颺解之不聽本徹遂遇害子元相亦死焉廷揚

國朝

賜諡忠節本徹

賜謚節愍

外史曰廷揚天下才也當思陵時漕河累梗命復海運廷揚毅然應詔上書而戶部諸臣以事關非常卷舌不言不知元之海運擬自伯顏其意以爲元都燕去東南轉漕之地四五千里萬一中原有警道路梗塞非海運不足以備緩急故於立國之初卽爲海運之計謀深慮遠非常人所知也至正之末徵海運於江浙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輸十一萬於京師歲以爲常其後浙運不至陳友定自閩輸數十萬京師民始再活其效可觀矣成祖都燕而後西北屯政旣未克舉又置海運而專

力於河一夫大呼萬艘俱停腰脊咽喉之喻先臣邱濬
之諄復者可不危哉思陵排衆議而任廷揚淵哉聖慮
乎及賊陷京師海運已停廷揚疏請其舟可習水師使
其議得行事或有濟縱不能長驅入燕未必非長江之
衛也無如田仰忌其功劉澤清奪其舟淮上瓦解不覺
拊膺流涕而嘆吾謀之不用也航海入浙艱難盡瘁欲
少延垂絕之國命亦曰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耳至
於成敗利鈍夫豈其不逆觀之也乎

傳第四之三十四

魯之春秋卷中

海鹽李華亦集

寺院三

朱大定 方明等

邵之詹 方明

林 奎 林汝翁等

湯 芬

陳士京

沈文光

徐孚遠 任穎眉等

朱大定字君永秀水人大學士國祚子以恩蔭授中書舍人改成都府同知獻賊犯蜀以計斬其豪帥崇禎十三年冬賊渡昭河人洶洶奔入城薪米驟貴蜀王及各

司出錢易米粥難民大定夜歷諸厰周諮勞苦而察其蹤蹟可疑者別羈之俄而賊至大定與布政使侯安國守北門見城下一酋衣朱衣跨馬巡軍大定操強弩射之落其胄衆擁去大定謂安國曰賊多而未整可擊走也卽帥壯士八十人出戰殺五人俘三人奪馬十匹入見巡按陳良謨提賊頭頭血纒漉堂上良謨離席曰別駕貴公子乃能手殺賊耶是夜賊退屯柳溝浦大定請乘勢擊之不朝食提兵奮往斬三十餘級生擒七人賊捲營遁明年以功上攝重慶州民苦征歛下令曰爾遭寇蹂躪苦矣我寧失官以去不忽以催科再困爾也民

皆感激爭輸生母病假歸福王立起尙寶卿上書閣部
吏可法請正君心收人望鋤姦伎慎名器足兵食通民
情凡六事可法歎曰救時才也將引用而馬士英亂政
拂衣歸南都破嘉興義兵起大定募水師自成一軍
大兵次陡門總兵陳梧遣中軍帥郡兵爲先鋒大定帥
水師及鄉勇爲後勁戰於鎮西殺傷相當

大兵數百人忽繞出郡兵後前後夾擊郡兵敗大定救
之急收兵水軍返權郡城破大定走浙東魯王監國擢
左僉都御史嘗於龔山大定精於駕御而又餉以家財
故其軍不擾欲應都督方明於廣德兵弱不能行監國

命佐督師熊汝霖出師攻海寧遣又命監長興伯吳易
軍於太湖易敗走大定還浙東明年又命與御史黃宗
義王中正出師劄譚山聞江上師潰監國航海乃撤師
大定復入太湖招軍故部復集時有惡大定者引嘉湖
道修國器帥兵邀擊相拒數日力竭歎曰臣欲延主上
一之祚於海上今力竭矣無能為不如死以愧不死
者乃大呼曰我副都御史也可速殺我遂被執至錢唐
臨刑挺立不屈監刑者知其宰相子死而為忠臣亦不
強也遂伸首受刑明字開之廣德人官黛山屯田都司
素與吳興蒙傑相結起兵克廣德會宗室朱議瀝兵敗

明迎議瀝入其軍于是破孝豐臨安寧國等縣軍聲頗振時大定朝監國於紹興道出廣德明與議瀝附表以聞並乞師求援監國投議瀝平_國將軍明都督僉事遣兵應之不德達唐王聞之封議瀝爲瑞昌王明等授官有差未幾

大兵自徽州出攻明不能禦兵敗明走浙東監國如右都督命募兵浙西議瀝走鎮江鎮江人潘文煥匿議瀝於茅山民舍久之事覺議瀝被執死事連文煥及其子文煥謂其子曰我死忠子死孝傳之天下後世義士頌述焉不然我老嫗也誰復知之械至江寧問官欲生之

文煥不屈及其子死之
不食死明年明至長興兵
敗被執死

外史曰昔歐陽公作唐宰相世系表誠以幸執之家與
國同休戚故特詳之然而終唐之世累遭大難以暨天
復天祐革命之交宰相子孫殉國者蓋亦寥寥無多未
嘗不歎與國同休戚者之難其人也明之亡也吳橋范
忠文攀髯殉國高陽孫忠定江夏賀忠慈忠子弟羣從
合門從死而崑山顧文康家有戚正有戚建有戚受有
天遠有天遜鉛山費文憲家有曾謀華亭徐文貞家有
念祖有孚遠江陵張文忠家有允脩有同做商邱沈文

端家有試太倉王文肅家有湛有淳東阿于文定家有元煜餘姚孫文恭家有嘉績長洲文文肅家有震亭有乘蒲州韓相國家有承宣有昭宣長山劉相國家有孔和嘉善錢相國家有棟有桷而大定爲文恪第五子側足焦原不死不休其死與諸相國之子孫比烈吁盛矣與夫烏程溫氏之有瓊宜城卽氏之有之陶一死以洗相門之玷是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

邵之詹字思遠餘姚人崇禎六年舉鄉試魯王監國授戶部主事當是時大學士張國維督師江上僉都御史孫嘉績熊汝霖章正宸錢肅樂沈宸荃于穎太僕卿陳

潛夫職方查繼佐義興伯鄭遵謙等會師江上王之仁以故鎮方國安以客兵皆駐師西興大學士朱大典守金華永豐伯張鵬翼守衢州之仁國安之兵謂之正兵各營所募鄉兵謂之義兵俱取餉于戶部國安日與戶部爭餉之詹請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正賦則給義兵金華則歸大典寧波則專給之仁台州衢州嚴州溫處五府則給國安悉由戶部司其出納以杜爭端國安等不可議以正兵食正餉義兵食義餉之詹言義餉者無名之稅徵之民閒富室若虐及鄉里民心潰散餉無從徵將不知所歸宿矣國安不聽監國擢之詹戶科給事

中內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之詹力言非制國安
并奪義餉之詹言于國維請申飭軍法以約束之未幾
國安師潰之詹入四明山莊悲憤疽發于背嘔血死其
時官諫臣者又有邵秉節譚貞良顧朱何宏仁李安世
云秉節字季和號時成之詹弟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
人監國亦授給事中貞良字元孩號築巖嘉興人崇禎
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京師陷徒步南奔福王立官精膳
主事明年出典廣東鄉試至里門而南都破浮海走浙
東監國擢福建道御史改兵科給事中建策乞援於閩
遂入閩唐王加太常寺卿子吉聰賜鄉貢進士授中書

舍人聞江上破聞人無固志將往南粵次漳州爲亂兵擊破首卒朱字自公崇德人崇禎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奉命清餉兩浙監國擢御史督餉江上破督師張國維謂朱曰吾奉受國重寄義必死子入仕淺猶可隱也朱欲追扈至海門無舟可渡乃歸後經紀兵部尙書李向中後事甚力宏仁字仲淵號書臺山陰人師事劉宗周崇禎十年進士授建平知縣調高要築建平城脩端溪隄爲百世之利歸監國召補御史累上封事監國是之不能用城破走投台州之白峯下死而復甦土人負之入陶介山遺命暴骸三日野火焚之安世字泰若宏仁

同邑人崇禎十六年進士監國授吏科給事中進尙寶
司卿江上破與弟盛世偕隱盛世字生虞崇禎二年舉
於鄉官青豐知縣有能名又有仕於紹興者御史王勣
袁嘉彪考功郎中黃岳主事王浚太常寺丞任文正監
紀推官黃雲官皆從公入閩

外史曰之詹以下諸臣皆裂冠毀裳逃名空谷如疾風
勁草老而愈壯庶幾有古人之風矣

林塗字子野號恥齋福清人爲諸生見天下大亂講求
濟世要務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授海寧知縣有異政至
甫一月而京師陷邑有妖人李刀三以劍術乘閒煽惑

爲亂聚衆千人聞京師之變將舉事通邑震恐塗遣人
捕至對衆杖殺之其黨殷粟塗出曉諭於衢元凶旣除
餘悉不問衆歡呼釋兵一邑安堵威名大著明年南都
破杭州亦不守邑卒乘機乞餉環署大噪塗罪其首而
如其請城孤不能存引去睿王監國召爲行人與都督
陳謙奉使聞唐王殺謙留塗欲置左右授戶部員外郎
司餉督師黃道周出師請與偕行至江西以典銓關人
衆舉塗召還改文選郎中立職清峻請託遂絕旣而塗
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顧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千
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聞唐王敗大慟走匿

山中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監
國入閩召拜左僉都御史丁亥十月奎同里葉子器起
兵請奎爲主奎乃與族人汝彞及御史蔡昌應主事林
泌會閩安伯周瑞平彝伯周鶴芝總兵陳文達等帥師
克福清長樂閩清永福四縣奎與汝彞守福清十二月
大兵圍城奎與汝彞堅守不下城中乏食奎告其父曰
兒當死久矣守海寧當死福州破當死今不死失人臣
之分貽父母羞乃與汝彞出戰不避矢石日暮

大兵衝其營奎身被數創猶和兵大和矢中喉死汝彞
被執諭降不屈繫獄除夕吞金屑死子器先被執使作

書招奎子器受紙筆書絕命辭擲之被■汝翥字大威
舉鄉試授沛縣知縣天啟二年敗邪教徐鴻儒兵緝妖
人王普先黨有功特擢四川道御史四年六月巡視京
城民曹大妻與人奴口角服毒死火者曹進傳國興率
衆大掠奴主家用大錐錐其主刑官不敢問汝翥捕得
進進懼劾請受杖遂杖之五十國興邀於道罵不已汝
翥收繫之亦請受杖復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
先數日羣奄毆殺郎中萬璟汝翥懼死杖下逸至遵化
巡撫鄧漢爲代題都御史孫瑋御史潘雲翼等交章論
救不聽卒杖之削籍歸崇禎初起官右參議分守溫處

道不赴久之起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分巡臨沅道已而解職監國擢兵部右侍郎總督義師監國自丙戌十一月入閩至長垣軍聲頗振晉江郭符甲平和曾慶顏榮皆起兵應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攻克建寧邵武興化三府福寧一州海澄漳浦等三十餘縣迨至己丑四月所得者先後復失其殉難者陳世亨以一旅克温州瑞安援兵不繼被執不屈死永嘉林夢龍攻桐山不克死海中閩縣林之蕃爲內應事洩死宗室朱統鎔前鋒葉儀攻福州戰死符甲慶榮兵敗死漳浦復五日卽破洪有

文被執死永福破邑人鄧正畿林逢經俱死長樂破邑人王恩及服毒死世亨嘗官鄧王府審理監國授中書舍人夢龍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監國授職方主事之蕃字孔鵬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嘉興縣知縣遷寧波府推官監國授車駕主事從亡入閩監國親攻福州之蕃謀爲內應事洩繫獄吞金屑死統轄寧王府宗室監國授平海將軍儀監國授都督符甲字輔伯號介菴之藩閩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國擢兵科給事中監建寧軍建寧波符甲帥五百人戰於海上五百人皆死符甲走永春被執不屈死屍彌月不腐里人葬之於海島慶監國

授兵部侍郎帥詔安等處義兵據將軍寨克大田將樂
順義三縣兵敗與其兄居曹同死榮監國授總兵官戰
死海上乙忠授撫標旗鼓先榮戰死有文閩人監國授
漳浦知縣正畿字德郁監國授兵科給事中鄭彩殺大
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正畿上疏劾彩爲彩所屈
乃歸及城破賦絕命辭投水死逢經字守一以諸生有
聲復社監國授御史亦投水死恩及崇禎中舉鄉試授
信宜知縣歸監國擢御史復長樂城破與妻李氏同死
監國贈太常卿謚忠襄空

國朝

賜謚烈愍汝翁

賜謚忠節符甲有文正畿逢經恩及俱

賜謚節愍恩及妻李氏

賜入節孝祠

外史曰空與汝翁以下諸臣搗竿而起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攻克郡縣長垣因得支持二載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方之古人其陳文龍陳璘之儔歟

湯芬字芳侯號剛中海鹽人諸生雲章子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授山陽知縣以性孤介迂漕撫爲其所斥福王立閣部史可法總兵王永吉疏薦改監紀推官監東平

侯劉澤清軍進職方主事督理杭嘉湖蘇松常鎮軍餉南都破歸嘉興義兵起雲章先帥義兵至嘉興分守西門相持二十七日城破雲章被執不屈死海鹽義兵起奉芬爲主江上游巡參將王有度稱奉魯王監國命起兵恢復執新署知縣陳之燕而不知參將周一誠持兩端陽言起義而陰送款收得鄭鴻逵所棄美女招梨園教之歌舞將獻

大兵大將充下陳心害芬與有度所爲嗾義兵攻殺有度陰除不附己者澈浦義兵以無餉譁於一誠門一誠又嗾義兵追殺澈兵數十人澈人怨一誠一誠迎款釋

之燕督軍民薙髮營兵義兵大譁皆散約澈人至一誠
門焚其署一誠覺微服踰垣走澈兵韓萬象追之及黃
泥橋手斬一誠

大兵勦澈浦過豐山里人彭長宜彭原廣彭繩彭孫
振陳時皆被殺澈浦義兵徐亥三戰死芬乃微服遁浮
海入閩唐王授監察御史贈雲章太僕寺卿時閩事主
於鄭芝龍芬於軍國利弊無不盡言芝龍惡之出使浙
東

大兵入閩芬遇於松溪被執

大兵諭之降芬抗聲乞死

大兵憐而釋之會監國入閩次長垣授兵科給事中兼分守福興泉三府福建布政司參政時水陸主兵者互相攻芬道經寧德水潑水師麾下將張雲飛與秦川麾下將黃際盛陳兵相

盛疑芬爲所害年三十七

國朝

賜謚烈愍

外史曰或以爲芬分守興化城破緋衣坐堂上被殺此傳聞異辭也吾聞乙酉義兵四起吾邑周一誠欲以土地爲市自致其功名其計與芬左苟使芬得行其事則

吾邑將爲江陰金山之堅守矣其後流離閩越爲悍將
所害夫豈害其盡忠報國之初志哉

陳士京字齊莫號佛莊鄞人僉都御史熊汝霖薦之魯
王監國授職方監國士京故與三衢總兵陳謙善謙奉
使閩中請士京監其軍監國許之士京與謙至閩唐王
方爭頒詔專謙死士京遁之海上招討使鄭成功聞之
與士京遊成功父芝龍降成功不肯從起兵實士京贊
之已而監國至閩成功脩頒詔之隙不肯奉監國列營
之奉監國者其軍莫如成功強皆不自安士京說成功
當以公議爲重成功雖不爲臣而終始於監國國寓公

之進監國進士京光祿寺卿監國駐舟山留士京在閩
與成功相結以爲後圖舟山破明年正月監國次中左
所士京往朝又明年正月士京往朝於金門越四年三
月監國次南澳去監國號通表滇中謀其使魯王沈吟
良久曰無以易士京者成功亦欲做事於滇士京遂行
至滇中滇中加士京左都御史士京固辭不受特賜三
品勅命三上疏陳軍事且言當通閩粵之路滇中留之
士京不可乃還閩仍居成功營成功盛以恢復自任賓
禮遺臣是以海上衣冠雲集然不過待以幕客之禮其
最致敬者尚書盧若騰侍郎王忠孝左都御史章朝薦

沈荃期郭貞一徐孚遠與土京也久之土京以海師無功粵事日壞乃築室於鼓浪嶼中感物賦詩以抒忠憤之氣已而成功與兵部侍郎張煌言入江推土京參預島上留守事務是年土京卒魯王在南澳聞之震悼親爲文以祭之

國朝

賜謚節愍

外史曰土京嶽嶇海外以故君故國之感激發鄭成功致禮於王而終始無間使張煌言樓船得以南向無內顧之患者非土京之力不至此

沈文光字文開號斯菴鄞人以諸生貢太學魯王監國授太常寺博士明年監國航海文光追扈至長垣參琅江諸軍事進工部郎中越二年監國駐舟山文光追扈不及走滇中遷太僕寺卿越三年乃還閩而舟山已破文光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飄泊至臺灣時臺灣爲荷蘭所據文光從之授一廛以居越十年招討使鄭成功克臺灣知文光在大喜以客禮見海上諸遺臣多依成功亦以得見文光爲喜成功令廛下致餼且以田宅贍之已而成功卒子經於文光不禮焉文光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

山中以居經卒諸鄭復禮文光如故

大兵下臺灣總督姚啟聖招之文光固辭啟聖貽書訊
之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文光歸鄞文光亦頗有故
鄉之思會啟聖卒不果諸羅令李麟光爲之繼肉繼粟
旬日一候門下時明之遺臣已少而流寓漸集文光乃
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延桂榕城林
奕丹吳渠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稱福臺新咏
尋文光卒葬於諸羅縣之善化里著有花木雜記臺灣
賦東海賦槎賦桐花賦芳草賦古今體詩臺灣之文獻
自文光始

外史曰文光以鄒枚之才爲東海文獻鼻祖是天留故國之人才以啟窮微之文明故強藩悍帥所不能害昔蔡之英在漠北其才豈無述作委棄於瓊尋亦未嘗不深後人之痛惜文光之集得以見重於世爲東海破荒其亦足以稍慰九死不移之志矣

徐孚遠字闇公華亭人崇禎十五年舉鄉試南都破與考功主事夏允彝起兵松山不克入閩唐王授福州推官擢兵科給事中唐王敗孚遠浮海至浙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以應魯王監國於閩孚遠入朝授故官丁亥四月吳勝兆送款監國命孚遠充行人賜一品服

至崇明遇颶風兵敗孚遠居殿得免監國駐舟山孚遠
進祭酒尋擢左僉都御史時寧紹台俱有山寨以爲舟
山接應柴糧最與舟山近孚遠勸輸入貢舟山之餉得
不缺舟山破從亾海上戊戌魯王去監國號通表滇中
滇中遷孚遠左副都御史是年入滇失道入安南還入
臺灣未幾卒其同孚遠從亾海上者則有兵部侍郎兼
副都御史任穎眉兵部侍郎兼太僕寺少卿曹從龍兵
部侍郎兼大理寺少卿蔡登昌兵部侍郎張中猷太常
卿陳九任廷貴侍讀兼簡討崔相郎中范可師萬時輅
主事林泌傅啟芳陳蘆卿張斌卿葉時茂行人張吉生

張伯玉副使俞圖南俞師範監紀推官陳彖欽天監丞
楊璣云頴眉監國駐浙東授職方郎中從亡入閩次長
垣加監軍御史兼故官戊子十月定西侯張名振過舟
山黃斌卿軍砲擊名振船名振怒遣兵擊斌卿斌卿兵
敗名振驅舟山城冲少壯婦女二百八十有奇令赴南
田給賞軍士頴眉至南田名振語以舟山之捷頴眉令
所掠人口悉還之名振怒監紀推官陳劔鳴同知黃鳴
華等勸止之明日名振請頴眉再議頴眉抗論如昨名
振屈服立令出婦女於還舟山監國駐舟山頴眉擢兵
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舟山破頴眉抱劔哭圍出遇友人

鄧天牧得免後從公居海上廷貴圖南嘗奉命往日本
借師壬辰秋廷貴再奉命北上至北菱洋舟廢遂爲僧
九徵師範舟山再破被執不屈死

外史曰海外諸臣流離窮島蓋又古來忠臣義士之一
變局也幾社殉節四人何剛夏允彝陳子龍死於二十
年之前孚遠死於二十年之後九原相見不害其爲自
首同歸也